

各蘇俄報紙又評論各處均有好戰之意。今日長列少年集中于全俄各處。聽候註冊被侵攻時代。增募大宗新兵加入紅軍。陸軍長和羅斯路夫氏今日宣言。蘇俄必要極力備戰。環繞吾人之各國均是英國爲後盾。預備向吾儕進攻。吾等應要全國皆兵。尤以勞動階級爲特要。吾人報紙亦要活動。大著言論俾人民準備奮鬥云。

本埠新聞

中華會館開僑民大會

▲各團體繼續舉出代表

中華會館定於明晚八時開僑民大會。

聯合埠中各團體代表組織對外機關。作駁例運動。冀有以解除在坎爾胞本身痛苦。各團體認爲千載一時之機會。不可輕輕錯過。

經陸續派定代表已有十餘起。又據領事館消息。坎南團代表定于二月十號乘俄皇后輪起程赴華。觀此時機已促。須火速籌辦駁例事項。倘各社團未曾舉定代表者。尚希從快舉出報知會館可也。

●開平會館職員定期交代。開平會館長紅佈告云。逕啟者。本總所昨

定分科職員。咸慶得人之盛。茲擇本月十六號。即禮拜日下午二時。在本總所舉行新任職員會議。舉行互選事宜。業經選

請呂德諸君蒞臨觀禮。贊勵盛典。共同助慶為福。

●育英社演劇籌辦義學。本埠育英社人員。鑒于吾僑多是少小離鄉。

對於國學不免荒落。且因職身工務。對于英文。亦少補習機會。爲適應吾僑之需要。故於去年尾改訂總章時。特附加開辦中英文學。昨該社新任職員會議。決定開辦中英文義學。聘請良師教授。凡有志學業之僑胞來學。皆不受學費。同時並通過演白話劇兩齣。安籌經費。以爲辦

公啟。至德堂長紅布告云。公啟者。本堂准於月之拾六號。即禮拜日。午後八點鐘。舉行職員交代典禮。統請各昆仲蒞臨觀禮。指示

一切。併設茶會餉衆。此佈。雲城至德堂樂助。

●至德堂長紅布告云。公啟者。本堂准於月之拾六號。即禮拜日。午後八點鐘。舉行職員交代典禮。統請各昆仲蒞臨觀禮。指示

一切。併設茶會餉衆。此佈。雲城至德堂樂助。

●藏書樓借書數目。本埠公立之閱書報處。昨日下午發出報告云。去年在藏書樓註冊之人共二萬六千壹百一十一名。內有八千名爲幼童。計借出之書四拾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冊。比諸前年多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冊。其中小說居拾分之六。其餘拾分之四則屬諸參考類書。

●西婦跌斷脊骨。昨晨兩點鐘後。本埠卡士盧旅館。有一西婦跌落旅館下層之瓦面。有拾五尺高。即由旅館司理人報知警局。警差至。車之往公

醫院。由醫生診視。察悉婦之脊骨已跌斷。卡架利十四日電。坎國農民協會卡架利支

主羅環氏。及帶位工人與院之收票人。因被驗火災喪命兒童屍之陪審員等彈劾。謂其不應准未有父母攜帶十六歲以下之兒童入場觀劇。故被警吏拘控爲誤殺案。該院主須納五千元。其餘兩人須納三千元之保單。保出候訊。

●反對政府增軍費。卑省登支埠拾四號電。坎國農民協會卡架利支

卑司省登支埠拾四號電。本處商會是星期三晚會演說。此公司爲卑詩省用電管協之大公司之一。堪白氏云。本省現行之「最低工金例」。對於省內本業之亞洲工人。實有益無損。而於白種工人則有損無益。蓋因最

之增加。則百分之七十四零十分之四歸諸亞洲工人。又如詹咪拿士之板廠工人。受影例影響者僅一人耳。因該廠平日所雇白工之薪金。俱是四十仙或四十仙以上者。此不獨該廠爲然。希路古里士脫林木公司之總理士冬吉。亦謂彼公司雖用白工人十七名。而受該例影響者不過三名。原立法者之意。固欲損亞人益白。今法之行

反損白益亞。可謂有乖初心矣。查斯法未實行以前。各板廠公司曾向政府獻議。請將此法專施諸白工。同時各公司尤將東亞工人逐漸開除。乃政府不之理。故有如此之失敗云。堪氏白言畢。有白工代表在場亦發言云。該法之成功與否。吾輩可以不必顧及。惟法所規定最低之工金。白工多欲得之。故能招引白工。白工既多。亞工自然被逐出林木業云。堪白即起而駁云。

亞工人被逐出林木業之外。必圖別業或操別項工。屆時豈非與白工競爭乎。該代理人方面。歧視我國人更不必說了。以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人呀。

如是之類。

勢力和經濟雙重壓迫。苦而無告的旅次

同胞。不知什麼時候。才能發洩我們的氣

啊。他們是勢大力強。種種不平等的待遇。

我們。難道沒有人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。

做幾件公道事麼。

四三苛例。不准我人來坎。而日本則每

年有參四百人入口。我們並不想成千成萬的移民到這裡來。我們惟求國際地位的平

等。爲什麼祇寬待別國人。而獨苛虐我人。如是之類。

別說我們的商業無從振作。小買賣的營業執照。尙且留難不發。進口貨物。還要禁止。簡直使我們已在坎的同胞。也不能立足了。

我們的農民肯勤懶耕種。所以收穫比偷

懶者多。而他們又因此妬忌我們。限制東

亞工人地權呀。排斥中國農